

知不足齋叢書

蜀
難
叙
略

沈華陽傳

內江范文英撰

四川西
南巡撫

公諱雲祚字予凌號岱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
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時羣寇縱橫久海內糜
爛逆賊張獻忠屢出沒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
起者浸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流摩賊壘遠
令巖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卽以
計擒誅狡賊秦纘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纘勳
者川東石碛土司秦良王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
已并其黨誘執之寘於獄夜半殺獄卒逸去吏請閉城

大索公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書土司授以方略
土司果擒賊至悉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爲神公曰吾
策之審矣賊踰獄必以石砧爲遁逃藪秦夫人方以剿
寇効節朝廷詎肯庇纘勳而隳功名乎於是立決殺之
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震公知事迫屢至
蜀府請見欲爲王陳守禦之策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
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往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
勢披猖成都必及於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
募死士東向殺賊一旦豕突疆場軍民奔逸誰爲王守

此府庫乎愚者之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有
險可憑有兵可戰特患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
勵行間臣等身編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猶可
掃除寇亂係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且獨不見
周楚之已事乎先闖逆圍大梁周王下令斬賊一級賞
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武昌闖楚府私藏笑
其有財而不知用公以是激內江內江心動入爲蜀王
言之王內惜金錢苟幸無事以祖制辭公見王府擁財
不發大吏握兵束手一縣令子立危城欲戰守而無虵

蟬蟻子之卒欲召募而無斗粟束芻之餉張空拳上下
叫號而舉動掣肘蓋至是而知事不可爲不待城亾罵
賊之日已自分必死矣三月闖逆陷京師先帝殉社稷
六月獻逆破重慶殺巡撫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所過
無堅壘縱火焚掠數百里煙焰屬天漏刃餘民扶老攜
幼號哭道路西奔者日夜不絕是月成都火器局無故
火發燬廬舍軍民死無算人情益洶洶疑肘腋皆賊蜀
藩始懼悔用公言不早甫出財佐召募而賊已水陸薄
城下矣八月五日御史劉公之渤總兵劉公佳肩乘城

而守總兵出戰大敗奔還賊乘勢急攻三月城陷蜀王
率其妃嬪自沈於井總兵走死浣花溪公與劉御史及
理刑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等俱被執幽於大慈寺是
時賊有眾百餘萬據名都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
卽僞位乃遣其黨卽幽所饗諸文武欲降之以備百官
而臨以白刃賊固屬意諸大吏也公奮然怒從眾中躍
而起手擲案大罵逆賊死萬段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
耳豈食賊粟哉公長軀雅度至是氣憤盈目光炯射鬚
髯戟張揜袖指賊罵聲響撼廊廡出賊不意相顧錯愕

奔告逆遂殺公時年四十有三兩劉公亦同日死之嗚呼公自聞警以來已決計於死而今果死矣當日法吏戎臣伏節而死者相枕籍舍生取義豈獨難一縣令然是日爲縣令而死者獨有公則公之死又似不易也夫人臣之義未有陷賊而不死者彼倖生者何人歟於是而知公爲得死所矣余曾謁公於華陽語及寇亂歎息國論之失於操縱坐使中原流離益州天府已殘燬不支而文法煩密雖有豪傑欲自奮不能國家事正未可知萬里孤臣死不知所語次慷慨余已爲公悲之至是

道路籍籍果傳沈知縣獨死賊矣乙酉十一月義師復
雅州有反正參議郝孟旋道其事而參將鄒振從賊中
來稔其死時狀謂獻逆怒公揮眾叢刃之骨肉爲醢始
得其詳聞公妻子尙有存者余訪得之於九溪山其戚
張士偉以公之子來見僅八齡士偉爲余道挈公遺孥
奔走流離濱死而生且述秦纘勳事謂公臨事曉暢機
宜發策洞中窾要使當日少用其言不以繩墨束縛之
使得展布四體先事辦賊卽未能滅賊必不至爲賊所
破縱大勢不可爲亦當如巡遠百戰殺賊少伸忠臣義

士之氣惜乎其未遂也相與流涕久之士偉江南奇士
有經濟才余檄之權洪雅令能畫策佐軍需不乏無何
死於職未竟其用至今惜之

論曰余次序華陽公事而知守節死義之臣天之所屬
意必有所以扶持於其間也方賊之斬艾蜀民搜牢仕
宦數千里掃地無迹卽畏死而降者往往齟齬不遺而
華陽之寡妻弱子獨能脫其身於刀塗血道之中雖提
攜捍禦之有人亦天之憫其忠而不忍使之無後也天
步方艱尙闕褒揚贈卹之典一旦皇路清彝訪求死事

孤忠則公之食報於身後者宜何如其俊偉乎第恐其
子語焉而不詳士偉旣死而無所考故傳其大節以授
之且名之曰世廕以俟諸異日焉

蜀難敘略

婁東沈荀蔚述

慨自潢池肆毒薄海同仇凡被兵之所遠邇俱得其
詳惟西蜀僻在一隅聲問阻絕隄防隙而洪水滔天
棟宇焚而烽煙匝地豈世運之難挽實人事之不修
也荀蔚髫齡不造遘此慘烈歷年以來亂靡有定雖
升沈代謝世所恆有而滄桑陵谷之狀誠有曠古僅
見者乙未丙申閒幸爲巴蜀河清之會蔚亦稍能筆
墨因於帖括之暇或追惟往事或蒐集遺聞期於可
信咸筆之於書自茲以後凡耳目所及日附益之始

則國破家亾既而子身萬死總目之曰蜀難敘略族
難平則止或出蜀亦止蔚之願也不幸戊戌正月十
九日方居母憂而書燬於火繼作之至己亥二月初
二日值高承恩之難復棄於兵今甲辰二月十五日
歸帆東下已達楚境名曰新灘又逢陽侯之怒僅以
身免蜀難餘波猶若是其酷也後在襄陽署齋永夏
無事復追憶而次序之尙得十之五六而西山餘孽
又適於是平蜀難誠始終於西山矣蔚萬里餘生當
此可勝慶忭明年布颿無恙得返故園將挾是編以

志終天之恨云

崇禎十五年壬午春正月荀蔚年五歲隨先君子赴四
川城都府華陽縣任沂江而上四月十六日始至時川
西新經民變獷悍如故先君子力爲興利除害年餘政
聲始起癸未冬聞潼關失守逆賊李自成據西安爲巢
穴將渡河張獻忠尤狡黠先已屢犯蜀地熟悉險要出
入飄忽及蹂躪湖南遷延不入黔粵先君子遙度賊勢
必復八川屢請諸當事爲未雨綢繆之計而皆苟安無
事先君子動多掣肘惟拊膺太息而已先是有搖黃賊

震天王混天星搖天動黃龍等十三家出沒於川東北
出谷間者十餘年殺掠人民無算取少壯者文其面作
川王大王等字樣以益其黨漸至十餘萬有秦纘勳者
川東石碛土司秦良王之族也與華陽奸氏某等潛伏
內地每作搖黃耳目故賊得乘虛肆其凶難民無不欲
食其肉者後被擒須報快忽乘防備稍疏與其黨數十
人夜殺獄卒遁去諸吏請曰昏夜倉卒賊必不及遠去
請大索城中庶可獲先君子曰不然賊非有外援不及
此必走歸石碛矣吾聞石碛屢著戰功今其女嘗秦夫

人主事尤稱忠順我若遣汝等將之以重幣鼓之以忠義則不惟渠魁授首而東方亦可免意外之變矣乃遣能役數人卽日東發潛至其所秦夫人果大喜以大義滅親自任將纘勳等如數擒出斷其手足指嚴軍解至且附文申請案院圖寫全蜀形勢請益兵分守十三隘蓋土司屢請於巡撫陳公而不獲者今欲藉先君之力而得之於巡按劉公也劉公雖許可柰無現兵必須召募而又乏餉終成無米之炊請於蜀藩蜀藩不與又不
能專必俟與撫議而巡撫駐重慶東西遼遠支移往還

動須浹月歲聿云莫矣

順治元年卽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獻逆悉眾犯蜀守將秦夫人及參將會英趙榮貴俱以守禦單弱先後敗績賊遂長驅而上三月成都戒嚴先君子求見蜀王不得內江王知之以先君子策內言於蜀王王終以祖制爲辭不能用五月間李逆陷燕都而川東斷脣難民紛紛逃入省城一時人情恟懼不知所爲蜀王始出財佐軍然已無及矣眾議蜀王監國御史劉之渤堅持不可躍入荷池議乃寢初巡撫陳士奇提學政好談兵故朝

議卽命撫蜀及撫蜀又日以詩文爲事軍政皆廢弛故
賊得成破竹之勢屯於忠州之葫蘆壩四十餘日復左
步右騎翼舟而土六月曾英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
山陸路俱敗而逃賊遂奪佛圖關以火攻陷重慶府大
殺次日悉斷民右手以瑞王及關南道陳勳瑞王本封漢中以國
破奔重慶陳勳及隴右士夫夫多挈家從之至是皆不免巡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
巴縣令王錫等縛於教場將殺之忽雷雨晦冥逆向天
詬曰我殺人與天何涉以大礮向天叢擊之俄而晴霽
遂皆遇害七月逆雷賊將劉廷舉守重慶已率眾西上

成都大震內江王以先君子言皆驗出私財益召募一千八百餘人隸總兵劉佳胤標下然皆訓練不素而火器局復自焚城中一無所恃先君子自分必死與原知太倉州事理刑劉士斗成都縣令吳繼善及諸寮屬日相勉以忠義曰事至此我輩之存亡視此城矣他非所知也時有邛州舉人劉墨仙與成都令善爲謀遣種計吳眷乃約同舅氏張叔度攜先母及蔚兄妹於七月初五日四夜出南門由雙流新津入臨邛城暫住八月初五日賊薄成都劉總兵出戰而敗賊遂穴城下實以火藥又

取大木長數丈者刳之兩兩相合纏以繒帛亦貯藥向城樓城上望之益懼復勵眾擊賊賊卻二三里眾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黎明火發而北角樓陷木石如飛鳥蔽天者久之守陴者皆走賊遂入城蜀王率宮眷投於井劉總兵赴水死各院司道府及諸文武官俱被執十一日盡驅城內軍民男女於中園將盡屠之俄有龍尾下垂逆以爲瑞遂免死仍逼入城先君子被幽於大慈寺逆遣其黨饋食以厚祿相誘更以天命爲詞先君子擊案罵曰吾豈食賊粟哉自兵敗時已不食求死不

死何不速殺吾將助國滅汝等也賊黨知不可屈往報
逆逆大怒先君子遂與御史理刑兩劉公同遇害初御
史及崇慶州知州王勵精皆與逆同里人初疑之至是
勵精聞省城陷卽朝服望北闕拜坐樓上舉火自焚勵
精嘗於壁上書文文山孔曰成仁等語後二十餘年壁
字猶如故及州民建祠奉公像甫祭畢而壁適頽其精
誠所積如此逆初猶稱李自成永昌僞號至是踞蜀王
宮殿僭僞位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自爲
聖諭四言勒之石設僞宰相以下各府部內外文武官

以汪兆麟爲僞相兆麟桐城諸生從賊已久殘忍狡獪
知道好殺每先事承迎之以固寵又以綿州嚴錫命充

僞吏部彭縣令湖廣王國麟充僞戶部彭縣龔完敬充

僞兵部某縣令某充僞禮部而僞工部者王其姓與逆

同起延安弓工也

癸巳歲有滇人楊經由白鹽井提舉
陞四川洪雅令原籍太倉蔚嘗見其

遣人歸滇有稟啟自稱沐恩下吏問之楊曰此余恩上
王尚書者也余非其力不及此王與張同里以製弓良
故西京時爲大司空然爲人甚慝
不識文字名某字某蔚今不憶矣其孫可望劉文秀李

定國艾能奇四人者逆假子皆從張姓爲將軍監軍先

鋒等官主兵柄兆麟主機務王尚禮馬元利馮雙禮張

虎等爲僞都督又配知府以遊擊知州以都僉知縣以守備皆以僞科所取文武進士舉人爲之以東門外中園作教場南門外萬里橋爲屠戮之所省城內外通衢房屋皆自前簷截去七八尺兩旁取土覆道上以利馳驅城門出入必有符驗登號甘結犯則坐死者甚衆入城者面上猶加印記若失之則不得出其後惟聽入而禁出矣又凡衝僻閭巷有人之所卽分發詢事之賊謂之查事人房屋垣屏皆遍如兩三偶語或夜中燈火及夫妻子女語言間符稍涉不吉若未平不穩斷絕死敗

之類次日併左右隣里十家皆斬之死者初不知爲何
事也其有不及報而爲他處發覺者則併查事人亦誅
之其殘暴類如此時蔚母子居邛州十一日邛州諸生
聞省城矢守卽糾集無賴向上南巡道胡恆伐鼓大譟
索印款賊恆不與時兼理建昌備兵事挈家將南走建
昌城中鼎沸蔚母子亦倉皇同奔抵雅州河畔見衛送
胡恆峩邊蠻兵數十人奔回曰胡道家已爲王知州所
執將解省慎勿渡也乃於就近桐子林地方暫寓王知
州者名國臣本秦人久通賊恆廉得其故嘗齟齬之故

國臣切齒將甘心焉又值國臣欲併將蔚家解賊幸藉
浙人錢州日經營得免時有雅州生員傅原脩密說天
全士司高躋泰於二十四日出兵擊國臣國臣遁入成
都躋泰遂迎恆家人其地然州民俱散走蔚亦踉蹌同
奔至孔家坪數日道路之口已紛然傳先君子與兩劉
公同殉節矣蔚母子聞之雖痛徹心髓而不敢發哀成
服又勢不可與吳眷同居遂告別由思經山至洪雅縣
地方止戈街暫居以地名佳也旬餘忽一日清晨見西
岸中侏壩悉成戈戟叢而地下無衣死人數千且衣朱

若者已紛紛渡河方知賊已乘夜襲殺居民人皆膽裂
不識何以竟無人馬聲也賊旋下令曰凡爾處市鎮俱
順民毋恐家給大順錢緡於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
當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爲殘酷擯
於死者日以數計數日後賊赴雅州始得轉徙八百山
下然從此山中亦不可居矣時有詔起原大學士王應
熊爲督師專辦蜀寇應熊重慶人駐碁江達州兵備馬
乾擊賊將走之復重慶府乾雲南人初眾議請代士奇
撫蜀者九月李自成遣賊將馬科至綿州獻逆使孫可

望與戰爲所敗自往擊之科乃遁歸漢中逆使李定國等追之遂取保寧龍安二府可望又取茂州未幾松潘副總兵朱化龍合同知詹天顏擊斬賊將王運行遂復龍安又復茂州時逆以王國臣爲茶馬御史與艾能奇率賊數萬至雅州飛仙關脅土司獻胡恆及避亂宗室朱奉鈔等數人又取躋泰之弟登泰詭云授以官乃還至成都皆殺之後乘土司無備突入始陽土軍俱散匿賊無所得三日後土軍大集賊倉卒退回土軍蹙之於河死者千餘人十月逆令各郡縣起送王府宗室暨家

口數萬人皆殺之惟富順之鎮國將軍平櫛蜀王弟子也閒道走榮經縣而建昌守將丁如龍周雙喬李鳳越嚮指揮王自明等初被胡恆檄引兵亦至知恆已被害乃與黎州千戶馬雲龍土官馬京等率七姓蠻兵謀擊賊劉總兵之入援也標下參將黎州曹勳嘉定楊展從之城破俱執於南門外將殺之會日暮繫解俱投水得免時勳逃至榮經眾喜遂共推爲帥於是內江原戶部主事范文英邛州舉人劉道貞蘆山程翔鳳生員傅原等仁與勳等同奉鎮國爲盟主稱蜀王圖興復共

拜勳爲 總兵統諸將文茨爲監軍道道貞爲兵部職
方司翔鳳爲監紀官勳率諸將敗賊於雅州龍鶴山追
至城下反爲所敗遂失榮經退守小關山楊展之得脫
也至新津得鎮標潰卒千餘人遂奉爲將展令其眾由
閒道趨敘府而已至嘉定取家口來會及歸而嘉定與
諸屬邑俱降賊改爲府設僞官守之展與其子璟新走
敘府未幾城陷展遂奔蘆衛又謁應熊於遵義應熊授
以故職旋加副總兵十一月逆令搜求仕宦及起送衛
所世職皆殺之又案籍誅其妻孥無得免者而僧道醫

卜陰陽諸流及百工技藝人或託言齋醮或考試或興
大工之類至則皆死而孥戮之法亦如之又拘紳袍富
室大賈罰餉銀皆以萬計少亦數千不問其力之足否
事甫畢則又戮之如初或有訐訟干連公事齋解之類
至則不問何事并解役亦無歸理又於田里起征戍之
兵而排門徵運糧人夫乘有事漢中也初李定國等追
馬科既取川北至是進攻漢中不能克而科又與賀珍
合兵來戰定國等望見悉棄資仗奔還而諸兵夫竝未
至漢中然竟無一歸者時蜀地自遵義而外皆爲賊有

逆乃僭用郊見之禮以祝文表牋有黏接處遂怒其僞
禮部某全家皆死謂不欲其一統也旋又以不葺治衙
署殺其僞兵部龔完敬凡內外各僞文武官偶有小過
輒斬之重則剝皮實以藁而衣冠之或劓則刀數以千
百計若大杖乃用百十之數而笞之則亦以千計班聯
中未有不失其故步者然又萬無逃脫之術寧非殫臍
無及乎每有報某官闔門自盡者於是本官衙役及查
事人與附近居民皆坐死

二年乙酉正月逆以蜀民多阻險自固益恨之令閉諸

郡邑城門悉行斬戮人皆惴惴待死投繯赴井者無算
旋傳偽詔赦之逆殘暴日甚人知必死凡有險阻皆舉
義旗然亦有附名起義者雖云殺賊其實志在財物如
上南則惟洪雅山深故爲尤甚動稱黎州蠻兵蔚自去
冬八山至今春三月被掠者三次衣物一空且動以居
民從賊爲言而賊至則又以爲叛地後蔚匿於窩中又
爲士兵所得以語言不達渠等反認爲賊宦眷屬帶八
九溪渡鐵鎖橋見其主將黎神武備述殉難之由幸彼
方以義師爲名正欲培養忠義之後以服眾遂安插於

小尖山西縉寺稍饋資糧度日於時雖有山谿之固苟
延殘喘而孤蹤天末愈復無聊然亦無可如何也時聞
副總兵曾英初與川東道劉麟長次綦江至是八援重
慶大破賊馬乾之復重慶也賊將劉廷舉遁歸請救於
猷逆逆命劉文秀統賊數萬東下置老營於合州之多
功城三月至重慶水陸夾攻英乃遣部將于大海李占
春張天相等分禦水陸而已率精騎數百從閒道襲破
賊營取其旗幟還與大海等夾擊大破之賊得免者僅
三千餘人英威聲大振一時卒起之將皆歸之至二十

餘萬且多舟楫福王知其功故以平寇伯加之而楊展亦復敘府春夏之交賊將馮雙禮每戰輒敗及孫可望來援展乃敗奔江津又聞逆發賊數萬迎戰朱化龍蔡僉事於羊子嶺大敗化龍棄賊行列未定遽以三寨番騎數百衝之賊見卽驚潰死者山谷皆滿其得免者十纔二三化龍以孤軍不敢窮追乃還守舊地蔚居山中見黎神武等所爲殘忍妄誕凡有俘獲及挾仇相害者但云從賊無不手刃之又服飾不經或戎服以白繪纏首或紗帽補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廟金色幘頭及

下和著之而其下參遊都守則尤不倫有衣冠璀璨者
有裋褐襤褸類乞丐者每朔望則雜沓而至事已則器
仗之屬悉以父兄子姪及□里輩持之須臾已沾體塗
足同作農事矣此閒晴期甚鮮盛夏不扇雨夜則附火
挾纊秋見霰雪時蔚已八歲覓書不得得敗甲一領舅
氏日取其中殘編綴而課之九月逆詭以秋選科試之
法誘殺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及家屬合數萬又開特科
死者復萬七千餘人時文廟自火逆曰孔聖人不喜我
殺其弟子邪兆麟曰四川文運已絕故也是月禘武率

眾三千餘人同黎州漢士兵將與賊將艾能奇戰於雅州敗還十一月僞上南道綿州郝孟旋反正孟旋見賊所爲欲歸明朝未得而范文英程翔鳳知之自小關山遣人招以書孟旋遂襲殺守雅州賊卒復稱明朝正朔而以城付文英自命其眾曰匡正營住攻邛州不克遂入洪雅之花溪山後爲團練參將人知生所殺時逆決欲盡屠蜀民乃僞下除城盡勦之令云凡居山野者但叛逆將悉行勦滅城內者俱良民乃免死於是深山窮谷之人咸扶老挈幼入城市露處猶不能容賊乃閉城

禁出者而悉眾入山野搜捕掩殺嬰孩無得免者每賊日須首級或二三或四五多寡以地方大小繁簡論如式乃已不則亦殺之後利其輕代以手鼻其數亦如之死者數千萬骨肉之山纍纍相望又令賊卒凡子女玉帛及一應貴重之物不得輒畱犯者死人畜以刀劍而諸物可焚者則以火惟金銀必以水土沈埋之既而城中屠殺焚燬一如前法且墮其雉堞焉

三年丙戌正月賊各屯戍俱撤回併撤其偽文武官偽官知不免於是相繼反正洪雅偽守備潘璘乘義旅臨

城亦欲降謀於僞合巖賡賡不可欲執之璘走得免遂
啟城潛納外兵斬賡首赴雅州獻馘蔚於范公所見之
先是上年十一月黎神武率眾從范公入雅州聞公訪
求故宦神武言之公山是知蔚及故峩眉劉令在九溪
卽撥夫馬迎至楠木坪暫居與公眷屬密邇蔚卽同舅
氏赴雅州請見始知公爲先君子故人公以洪雅需令
遂檄舅氏仍以經歷職銜署縣事畱蔚十餘日慰勉備
至而屬望甚深且以子相視名曰世廕示應卹廕也仍
檄標下參將熊振生送至乾垣陽且就近供億而舅氏

赴任是時民已屠盡逆惡貫亦盈怨鬼俱出而擲揄之矣一日逆聞後廊下有奏樂聲甚嘹唳逆拔刀將殺之見無頭女子數十人共案樂器逆驚仆久之方甦又一日逆獨坐飲食空中忽下數千百手奪之又城中每日人卽聞言語及號哭聲就視之則無所見也而賊卒每出夜巡卽有瓦礫叢擊之至不敢出逆惡其不祥移出於中園屯之名爲御營中有浮圖逆命礮墮之賊中磚石死者數千人二月逆夜縱騎登高遠望見時有火光及聞人畜聲逆怒其衆屠之不力誅其主者遂遣賊守

其奔逸之路搜牢一空無或免者逆嘗向天詛云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願天大降災殃滅其種類又每於隨身夾袋中取書冊方二三寸許屏人檢閱然逆初不識文字不知何故賊自出屯以後日惟焚燬城內外民居及各府署寺觀火連月不絕惟蜀府數殿累日不能焚後以諸發火具充實之乃就燼其宮牆甚堅欲壞之工力與砌築等不能待而止又獲人牛各數千負耒耜驅之散行田野閒遇禾稼則耕殺之其所聚金銀以千餘人運之江干三月始畢至是測江水淺處多支

流以殺其勢一如築決河法水涸於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銀而殺運夫於上後覆以土仍決江流復故道後續有所得俱剗木成鞘運至新津江口載以千餘艘將爲順流計至巫峽投之時賊久聚成都除川西平原皆成空地其餘皆建義旗楊展已於春閒泝流取上下南之地屯嘉定州與黎雅之曹勳等聯絡相應威茂之朱他龍與龍安之詹天顏曹洪等在西北而曾英馬乾屯重慶譚文等屯忠州萬縣王祥屯遵義督師幕府在焉此東方也綦布星列遙爲聲援賊勢日蹙惟川北之保寧

順慶二府尙有賊將劉進忠守之進忠知道逆無成已率眾至忠州欲與會英合已而自疑復引還逆欲殺之未得七月逆以川北民未盡屠且欲誘殺進忠乃燒其財貨舟楫於新津拔營而北所至畱數日焚戮如川西法赤地乃已九月入順慶府屠之屢檄進忠不至逆自言是歲吾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俟劫運已過復當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大治舟楫將復走楚船成不以入水而使賊眾舁至下流若船重不能舉及舉而道遠少休者皆殺之是時已無民可逞乃

自戮其卒日一二萬人初殺蜀卒蜀盡次則楚楚盡乃殺其同起之秦人後無以爲罪乃量之以度過與不及者皆死至西充時尙一百三十萬兩月餘宰割過半矣時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已潛遣吳之茂等迎降久之未至進忠又恐爲逆所襲乃自迎肅王於百丈驛進忠前導至保寧水火遺民迎拜鼓舞大兵不宿而過次早賊瞭望者往報逆逆曰妄耳寧有北兵能達此乎斬之如是者三逆亦自疑乘馬登高望之卒遇前鋒一矢而殪賊眾不戰而潰大兵追殺二三百里賊死及降者三

十餘萬及昇逆至猶張目瞪視於是斬首剖心心色純
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獻逆稔惡滔天古今寡儔大兵
誕將▲天威爲天下復讐神人其快昔童謠有生於燕
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逆應之及傳首成都遺民競取
其首提擲刺割踐踏污穢無所不至雖大快心實恨其
死之太易聞埋尸處叢草如棘觸之者皮肉糜爛又時
有黑虎噬人人皆遠之戾氣所鍾死而不磨如此大兵
之南下也趙榮貴以龍安降於肅王王於是使固山檀
太追賊黨而使榮貴入成都先是賊遁月餘楊展曹勳

等偵得之於九月入成都報恢復逆之焚舟北走也一舟子得免至是詣展告之展令以長槍羣探於江中遇木輒則釘而出之周列營外數日已高與城等如是年餘時展等聞榮貴將至議以成都難守各引兵歸及榮貴至成都見千里無煙無所設施亦還龍安獻逆之被誅也孫可望等率餘黨東奔至重慶出曾英不意英戰敗溺死其將李占春于大海寧水軍奔涪州餘眾奔遵義從王祥可望等遂由遵義奔雲南汪兆麟初散走至是追及賊黨於烏江可望等問何所師法兆麟對以不

須遠學古人但當以老萬歲爲法蓋指獻逆也可望大
怒曰蜀地富饒險固古來英雄所必爭我輩血戰垂二
十年始得之自謂已成王霸之業汝乃朝夕壘惑致萬
萬生靈皆盡於鋒鏑今已置身無地尙復誰法邪恨汝
一身不足償億萬之命因剗其心眾爭嚼食之乃行時
搖黃見逆眾破滅勢遂孤乃請降於王應熊

四年丁亥正月 本朝大兵至重慶巡撫馬乾敗死曾
英將卒未散者遂迎大兵入城時搖黃在夔府北岸者
皆潛渡江而賀珍初在漢中聞大兵南下亦奔至南岸

屯之於時無民之所等於大漠有民之地皆聚眾自守
強弱相兼川南則自黎雅而外皆屬楊展而眉州亦□
其中有陳鐵脚者初每與賊戰必勝不須甲冑但解□
纏其項持矛先登先築石投賊中之忽飛入賊陣斃其
賊反走則逐北如飛數十里不止賊甚憚之不敢近
至是恃其勇不附展與之戰亦以前法無不勝然僅二
千餘人且無方略終陷於伏而死展遂大肆屠掠眉州
膏神之閒凋殘亦與川西等矣展時稱錦江伯凡有民
之地設官分治畝徵米二三斗令民自赴嘉定及峨嶺

萬年寺交納人咸苦之又市牛種於隙地放兵屯田且
設四鎮於成都分葺穰城居之是歲全蜀大饑藜藿雀
鼠皆窮遺民相食殆盡如父子夫婦餒死欲葬必用茶
毘法不則人發而食之矣有哭之雖極哀旋於火中掣
而啖之甚有毀滅天性徑自相食者山深處升米價二
三兩菽麥減半他物稱是荒殘甚者雖萬金無所得食
又金珠甚賤雖未必如白鏹之多然反不能以易物且
鹽與銀較其重僅過銀二三倍得者以爲異物遇飲食
則出諸懷中若有雞豚可望其孳乳者雖毛羽未成亦

必數金煦煦如哺嬰兒有禾稼遠於賊得實者初皆萎
於地至秋復熟如是二三乃有知之者所穫十倍於是
山谷遺民分行求之而所刈之根又大收但漸少耳天
心仁愛如此九月 本朝大兵在忠州遵義等處之耀
四行招撫諸擁眾者俱不下大兵乃俱撤回保寧於是
楚宗室朱容藩率子李搖黃諸家水陸俱進而王祥袁
韜等亦至十月八重慶時無統帥諸將各不相下容藩
初賴占春成其威名而故沅撫西充李乾德久於韜軍
各黨護之會督師王應熊卒於仁懷且值冬至拜牌諸

將各不相下以爭坐次遂勒兵相攻占春敗回涪州而
鞠在重慶亦乏糧難久屯十二月監軍道范公文英至
洪雅之福田寺蔚自乾垣陽往見之初舅氏之赴洪雅
任也城中虛無人僅存瓦礫招徠數月民稍稍復業會
有樊成者以西南總督空賓樊一蘅令來理縣事舅氏
遂改署儒學篆務時蜀中諸生俱盡於賊而軍每乏糧
舅乃建議學校軍儲一舉兩得之法於本年三月行之
令有通經書文義而願出糧佐軍精者價滿五十金准
其入泮武學半之明年考試於是諸縣效之凡麥菽岐

稗諸雜穀紛紜而出人謂之莪生云至七月初三日舅
氏病故異鄉孤寡益復難堪至是公深惜其未竟大用
且未代作先君子行狀遂歷訪先君子殉難情形考證
詳確爲作沈華陽傳又置田三十畝於乾垣陽供蔚饋
勞焉

五年戊子五月朱容藩自稱楚世子置行臺於夔府之
下關城承制封拜其僚屬有光祿鴻臚之名聞粵西危
三歲也容藩初以都御史辦蜀事已稍有可觀而權不
一且遠圖非分故迄無成功然蜀事經略甚難而川

東尤爲叢雜時袁韜在重慶于大海在雲陽李占春在涪州之江中譚詣在巫山譚文在萬縣譚弘在天字城侯天錫在永寧馬應試在蘆衛王祥在遵義搖黃諸家在夔府兩岸而李逆餘黨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縣皆東地也時又以龍安道詹天顏巡撫川北監軍道范文苾巡撫西南總督樊一蘅爲書使楊展招趙榮貴復來歸附初榮貴聞朱化龍乏糧攻拔其城見化龍激烈與之盟而去一蘅知其可動故招之

後榮貴殘虐無復人理 本朝

副將王明德襲殺之

有武大定者初爲賀人龍部將及人龍爲

師孫傳庭所殺遂領其眾闖逆入秦大定降後逆敗大定得秦王子奉之來與榮貴合榮貴惡其爲人乃納王子而拒之大定無所歸乃遣使詣展求合而李乾德亦說展以納袁韜展喜其張大已勢故皆許之九月遂移韜於犍爲而屯大定於青神資以牛種結爲兄弟韜時稱定西侯大定稱靖魯將軍時王祥攻貴州敗還展以祥昔奪其落英寨銜之今聞其敗乃遣其子璟新引兵攻之璟新年少不知兵先襲殺馬應試於蘆衛而進攻永寧不克祥乘霧出戰璟新大敗而還展之威名頓損

而且爲人所窺矣展又以孫可望等復熾於滇黔恐其復思蜀乃高其物價使之間之遂創作一色銅銀其實十數祇得一數時諸物價尙數十倍於承平時今又用此法遂致適市者盛以大布囊負挈而行及至則置於地不用刀斧碎以大石計及分數則羣笑之亦異變也六年己丑正月朱容藩招搖黃賊白蛟龍楊秉胤爲護衛乏糧索於石砬土司土司不與容藩率諸將攻之李古春及一隻虎王友進等皆不聽其節度先是遂寧督師呂大器長壽總督楊喬然至自貴州關部文安之亦

自湖廣至川東欲經略蜀事無從設施諸帥無可倚任者及見容藩僭妄皆欲敗其事遂陰散其黨土司知其然乃求救於占春占春救之擒白蛟龍容藩敗走至雲陽爲亂兵所害七月楊展以袁韜生辰自往爲壽韜等謀殺之初李乾德爲韜謀主展忌之且不禮焉乾德常怏怏展又促乾德往鎮重慶久而不行韜卒又往往爲璟新所誘韜與展亦隙矣又客軍皆窘乏日負薪鬻於市主軍皆富厚每擲揄之久爲客軍所垂涎且慚怒及韜與乾德等謀害展韜妻聞之不欲曰我等困阨川東

不能自存賴楊公以有今日土地人民衣食供奉皆其所賜奈何背之韜猶豫未決乾德曰將軍建立功業所恃者西北士馬耳今皆爲其所誘其意可知若使展先手悔何能及且成大事者不顧小惠將軍其圖之韜於是計決展及期將出其將士亦以爲疑展曰我強兵十餘萬地方千餘里豈畏人者哉況此輩又吾所卵而翼之者有何嫌疑遂以卒五百人往舟至犍爲韜妻使人潛詣展告以故而韜與大定適來展遂出告者且曰大丈夫肝膽相許寧有猜疑韜泣曰此小人爲離間耳非

公長者能無疑乎且韜受公之賜沒齒不能忘况有此心邪將告者歸殺之韜妻自經死展將赴宴復有奔告者將士請放舟奔敘府就屯兵展不從遂就飲甫入而門卽闔五百人皆在外酒行而伏兵出矣展被執哀祈生還者百端終不許乃縊殺之楊卒分款於別所皆醉亦被殺遂移兵圍嘉定璟新卒雖眾不能戰請救於李占春占春遣舟師救之甫登岸韜等以兵迎戰李率遽登舟引還月餘璟新率千餘人奔黎州見曹勳單弱復北走大定追及之於三坦擄其眾其妻程氏自刎死璟

新僅以身免奔保寧降於 本朝巡撫李國英初乾德
之決意謀展也以為展死可以得行其志已以經略主
糧餉而韜與大定主兵及入嘉定二人分有其地乾德
僅得荒殘數州縣而其弟升德以監察御史駐洪雅亦
空名甚不愜所望嘉定之被困也展諸屯戍皆降於袁
武有陳安國者引兵為其略地至洪雅已望風請附安
國詭以搜馬及招安打糧為名率眾四出恣行剽掠蔚
冒雨隨眾南奔二三里回顧室廬已火矣夜入大龍溪
次日登山山陡絕二十餘里攀附而上殆不止於前人

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也窮日至其巔有湛定寺
避亂者已數百家露處者甚眾時墨打四起墨打者乘
夜殺掠獲人則非刑炙拷財物其實大盜不識何由創
此名又有藉名查緝者而所行又卽墨打之事後袁武
斬之乃息十月蔚復至乾坦陽室已燬暫假一椽於田側
七年庚寅二月故土豪參將葛佑明以九溪險阻賊未
經深入遂潛結故同事者糾眾出山稱爲展報讐且詭
云璟新至襲殺大定團練參將馬龍章及其下數十人
於花溪山未幾袁武遣其將張顛郭某等擊之佑明退

守山監數日顛等開道出其後來擊佑明眾奔潰復集於鬼門關終不能支顛等剿捕月餘擒佑明送嘉定支解之乃還九溪初免於獻逆之難至是焚戮之慘亦相當矣龍章山陰人長於邊塞有武幹故爲曾英將詣展展不能用後見大定大定用之其家久與蔚比隣序鄉誼及聞變蔚家卽日渡河其家悲惶不忍別乃同入八面山佑明果乘夜掩其家幸免於難蔚自是在山不出者六載九月孫可望遣其將白文選引兵攻王祥至烏江祥率眾拒之文選致書通好祥報許之往來相饋遺

者數日祥開宴召文選文選赴之及報宴祥不敢赴乃引歸文選躡之祥眾無復部伍遂潰於道祥亦散走數十里度不免乃自刎死其眾亦降於是遵義重慶皆屬可望祥以僻處一隅而地未經賊且督師開府於此故歸之者眾其下總兵三十六人眾三十餘萬乃不能發一矢而死其人可知矣

八年辛卯春川南虎豹大爲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巔穿重樓而下嚙人

以盡爲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眾持兵杖多火鼓而出
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
民之得免於刀兵饑饉疫癘者又盡於虎矣雖營陣中
亦不能免其一二迨甲午乙未前後七八年其勢始少
衰云八月孫可望使劉文秀引兵自建昌入川武大定
遣其將張林秀率眾拒之遇於榮經相持十餘日林秀
日選精騎挑戰文秀堅壁自守一旦填濠拔柵而出戰
於小坪山良久文秀驅象蹂之武兵乍見大獸人馬皆
辟易又林秀中飛槍死遂皆奔潰斬首千餘級溺死及

降者數千人其得免者十之二三大定在雅州聞之大
哭斷浮橋而去文秀長驅至嘉定韜走榮縣被擒李乾
德亦被執後與其弟升德赴水死大定欲走茂州與朱
化龍合又恐以殺展故不爲人所容適文秀遣人招之
遂復歸嘉定降文秀時稱南府以入滇時稱撫南將軍
也每見其符檄首稱南府令三字以殊刷印餘俱墨書
如常時孫可望亦遣其將盧名臣等引兵東下李占春
戰敗挾于大海走楚三譚皆降可望又使張虎入西山
聯絡十三家所謂十三家者皆自成餘黨而非搖黃也

但呼具湯湯至又不能下嚙乃急索白鏹數十金實諸懷上馬南走次日聞夜宿黃泥鋪之大板橋以兩人守前後橋門而已握刀卧其中有鄉人以雞酒至酬以十餘金夜分大雷雨俄聞哭甚哀及走黎州無敢納之者時杜學以其眾屯蘆山陳建以其眾屯榮經而追兵則已先發旋獲其首以歸民咸大悅得安枕矣陳建何人而作此大福德事蔚自正月以友人召至天全土司於二月初二日夜半卽值承恩突入屠掠數濱於死繩梯懸渡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乃達冷齋鮓威士番猓獠

諸蠻堡五月始抵榮經方恨此賊刺骨見其死甚快似
代蔚復讐者其敗於國明也有鹽賈目擊其事言之媿
媿可聽而國明之脫身虎口其智有足多者故并紀之
如此八月 本朝巡撫高民瞻提兵由保寧恢復成都
監軍道程翔鳳亦自威茂至於是郝承裔稱討彝將軍
與陳建各領將校相繼詣成都降杜學率其眾東奔民
瞻遣將邀之不能止遂至重慶降時成都城中絕人迹
者十五六年惟見草木充塞麋鹿縱橫凡市廛閭巷官
民居址皆不可復識諸大吏分處城樓蓋前四鎮所葺

者也而川北及秦隴人俱相率隨大軍開闢土農工賈
技術胥役之類惟力是視俱伐樹白之以爲界強有力
者得地數十丈不止先施棚帳於髑髏瓦礫間然後因
樹爲柱誅茅覆之遠近趨利者日輻輳然故民則千百
中不能一二也城中豺虎熊兪時獵得之而故蜀府內
二三年後猶然又聞城中井昔二萬餘後不盈三百其
餘皆或人或金實其中與平地等矣蔚欲得故鄉消耗
於九月自洪雅入成都慘不忍見追憶先人夢魂皆咽
有詩云一別成都十六秋滿懷積緒情誰收錦城久屬

荆榛據金谷偏供麋鹿遊上帝有心沈漢鼎孤臣無力
仗吳鉤興亡今古雖恆事不道猶能擬蜀州又見老僧
募人力車輛散求枯骸日數十載積於城外白山纍纍
將葬焉而先君子齒髮無孑追惟彌痛時蔚止於隨征
總兵楊凌雲所凌雲卽璟新由壬午武舉人爲先君子
所取士

十七年庚子八月郝承裔叛於雅州初承裔赴成都降
其將王功成秦有功見成都兵少悔之每導承裔反而
故蜀宗室慶符王以諸當事欲藉之以夸功亦逃至雅

久之乃還二月董北蠻又突入蘆山縣焚掠甚慘三品
等擊之蠻據城相拒兩月餘始遁去自逆賊盡屠川西
而北也各州縣野無民城無令千里無煙者已七八年
至是西南接壤之所始有開墾者然田皆膏腴蕪久盡
肥沃用力少而成功多且無賦稅力之所及卽爲永業
由是川南之民皆健羨之非安土重遷者往往相率去
久之渡江漸達西北而諸州縣始仍設正佐官然城郭
不可入但得其界內有民之所官就而居之月食其供
億得民數百家者爲上數十家者次之數家者爲下亦

有傳食而課其子弟者忘上下之分而賓主之情始洽
不則無所得食亦有無民而寓於隣邑以需歲月者後
又令查報民數視其損益而殿最之官日盍撫摩之不
暇矣九月遠近聞傳需夢魂頭十餘萬將以祭遣陰兵
夢魂頭者熟睡人面皮也云此法起於滇黔官而一可
當十婦人面一可當二於是官不問文武尊卑民無分
男女老幼皆恐失其面或隣右稀疎者必移就人眾之
所十數家聚如一室積薪爇火持器防護面面相覷數
千里無一睡夢人有澳便之類離其本位者將至必自

道其姓名偶忘之則羣挺奮擊不及一言而死夫婦兄弟相擊死者官亦不能罪之每夜則遠近喊震問之或云見持刀人化猫犬而逝或云誤擊某人死如是數月乃已然實未聞矢面者幾何人不知是何妖術也

十一年甲午成都新津戍卒與諸游手民日謀取財之法古今陵寢墳塋悉被發金珠頓賤古器往往棄草間又於故城郭坊市之所搜剔瓦石得其瘞金動獲千百計得其遺散者或日數十金或數金以爲常後漸少則遠求於數百里外屢有廬舍如故而無路可達及入則

韓帳什器宛然而人腊或坐或卧蓋三冬餒死者也又有漁人獲銀鞘於江口而剖其鞘以爲飼豕之具見者□守將告之漁人獻其所獲主者以爲不止此也遂炙拷而斃於是製諸器日打撈於江中亦時有所得二三年後尙矻矻不休八月孫可望令蜀士鄉試於貴州兩省合取中式者四十人拔貢二十人又使祁三昇鎮嘉定而撤狄三品等回滇

十二年乙未二月見孫可望所頒儀注輕文重武無所不至又見看守塘撥及芻爨小卒雖見道府亦無不通

家弟抗禮堂皇者若值率騎於道則旗仗紛紜碎易惟恐其鞭之或下也至於參遊將領有事經過地方每借糧料爲詞州縣佐貳往往受其鞭扑亦異變也三月蔚與何吉生傾蓋於洪雅吉生滇人眉州守何公芳聲子也以事至洪雅相見恍如宿契邀至眉州與同硯席時有兼試忠孝經之令久之乃得其書九月太常卿陳璽來督學政蔚赴嘉定應試遂寄眉庠是歲帖括之暇追憶往事及博取傳聞目爲蜀難敘略續有所得則日附益之通國之難與身家之難俱是也冬季本高來鎮嘉定

十三年丙申秋劉文秀引兵入川稱蜀王初文秀之敗於保寧也孫可望亦於湖南爲李定國所敗大慚且恐文秀將來亦不可制乃乘此敗按其失律之罪解其兵柄以張黑神先奔杖死至去年冬定國自粵西突入雲南方復起文秀將其眾同奉永歷入省城始封蜀王而定國則晉王也文秀入川帝制自爲官屬皆備又以夾江縣之南安壩爲己瑞乃營而居之十二月十五日復親至洪雅西南三十餘里之乾坦陽花溪雅河所匯處地雖甚狹而三面阻水惟西南通黎雅呼爲天生成其

舍嘉定而規此者以川東不復有歸路且恐可望襲之也於此平丘壟毀室廬伐大木燒綠瓦建造宮殿及百司府署各營畫地而居然文秀相度之後至明年二月已爲定國促歸謀與可望決勝負未幾病死矣是役也費民間幾許膏汗而竟不得一見可歎也此地乃蔚丙戌以後寄迹之所有數畝以供饘粥至是悉爲營地本歲春蔚方出山居之今又入山甚可恨以身受其害故悉其誕妄而無才略云

十四年丁酉二月劉文秀由建昌還雲南諸帥隨行者

大半李本高亦去畱其將王朝欽守嘉定尋亦撤回而以楊國明代焉五月監察御史張一甲來督科歲試事六月蔚往嘉定應試遂得補廩俟秋觀場時典試官爲蠻賊所害議展場期另行差遣以交水連兵不解故不果而罷蔚之赴試也母已病至是爲撫院萬公任所囑欲需缺委用公故江南嘉定令署太倉篆甚久爲先君子故人誼甚厚蔚固辭歸省母病已亟於十二月十六日終於八面山之白岩溪蔚哀毀之餘勉力權厝然天猶不弔守制甫及浹旬而僕遁婢亾回祿肆虐一月之

閒慘變重并於時欲歸不能欲住不可蹤迹飄泊矣口
十五年戊戌秋 本朝大兵三路進取滇黔至重慶其
守將遁去我兵八城以付巡撫高民瞻畱總兵王明德
程廷俊等同守之時文安之及譚文譚詣見大兵已南
乃同圍重慶文詣先已有隙至是久頓堅城不能克安
之勸兩人釋怨共立大功詣遂單舸入文營刺殺文而
安之與文眾遂東奔詣卽請降總督李國英以三邊兵
適至遂受之未幾譚弘亦率下東諸城寨來降

十六年己亥夏劉文秀將高承恩兼并殺掠肆行無忌

爲其下所殺承恩自丙申春以咸寧侯守雅州至是聞滇黔失守恃其強將軍杜學副將向葵諸軍皆爲□并未王等帥亦遁去已而文秀左扈衛廣平伯陳建自滇遁入用承恩責其棄主偷生亦并其眾承恩計蜀中無□與抗者惟楊國明以右扈衛將軍兼藩司事守嘉定多權譎然無兵搜求昔年附名起義者及吏役輩編入行伍終不滿三百而能任干戈者不及半承恩數徵之恥不赴五月有承恩方屠天全土司歸卽發其將許總兵偕杜學率精騎千餘一日夜奄至嘉定沿途□埃皆

不及發國明已無可如何乃飭館舍盛供帳單辭厚幣
乞畱三日束裝不許二日許之且請結爲兄弟冀藉其
力以賒死而裨將及兵士之相約結亦如之客軍無不
樂畱者仍納諸簿籍及城門警鑰且云做卒皆胥役士
著憚於行逃匿者過半若單騎何以見爵主請置貴卒
各門以譏訶出入二將益信其無他本日國明於陸路
發起馬牌次日又發銀槓輜重及各家口登舟溯流而
上而素取民間及自置諸什器與菽粟列之堂廡陽言
□以還民而實陰餌城內外士民詣兩將及已門執香

泣留肩踵紛拏無慮二千餘人而所運用私人得雜之
以出入國明對眾示以不可復留狀且自咎無德以及
地方而猥承父老厚意如此諸物任若等均取不足當
遺愛詰朝無勞遠送也揮淚而遣之客軍多有泣下者
薄暮移盛筵操重寶就二將奉觴爲壽禮愈卑詞愈哀
兼奏女樂演傳奇以侑酒其將校士卒俱次第於他所
陳設精好兼饌以款之而進獻勸酬悲歡交至兩軍無
弗相洽者夜既過半各相勉安寢國明丁寧黎明就道
不敢復留以滋罪戾而客軍則惟恐寐之不熟矣國明

歸密召其眾陳利害示生死向天啣臂盟親暱者露刃相向無敢異議者時將五鼓乃帽垂白帶爲號分將其眾無白帶者卽殺之燔屋舉礮驅象壞館門而入遇者皆死許將匍匐入水竇中倉卒索之不能得其在外將卒皆沾醉夢酣有乘屋者有暗中自鬪者有出走叫呼救火者有宛轉地上不能起者有殺於枕席至死不知者方乘火光追殺而國明已奪水門與家口順流而東矣家口之發也多用人夫以招搖於道其實陰縱之而灘水湍迅力微不得上沿途追索逗留所行不及三十

里夜分已振舵東下艤對岸候礮而渡放得會杜軍營於老蕭頂國明潛以火藥繞之欲一蕪無遺旣而杜將案軍不救故國明念其一體被脅之人意良厚戒勿發故得獨全而天已向曙杜將計楊單弱所襲殺終不能盡且妻子尙在雅州恐無辭以對承恩乃舉號遙爲聲援而許將亦出與相應殘卒皆集主兵反顧乃無主情見勢屈突門不得出遂散走城上投江者百餘人溺死及賴綿甲以濟者各半其不及者數十人俱被殺復大索城中得三十餘人及其象以歸承恩大怒殺其俘聞

杜將觀望甚恨之以其幾被熱而止然所失亾皆選鋒
顧新軍反多於己恐爲所圖由是猜暴益甚又欲盡殺
川南遺民引兵由西域入滇諸軍皆不欲行欲殺諸家
口久不決日夜縱酒醉則手刃左右以逞幾爲獻逆優
孟矣又忌其弟高承麟及陳建將殺之諸將惴惴懼死
承麟卽郝承裔初承裔父郝某爲賊帥戰死其子應襲
官領其眾而承裔甚幼故以付養子承恩六月十一日
其記室張世祿密告承裔與建謀曰滇黔士馬精強天
下無敵一旦同室興戎遂成瓦解之勢今欲以數千之

眾遠走荒徼安能得達然欲吾輩延頸就死亦所不能
不如圖之相與歸降 大清不惟脫死且永保富貴也遂
定盟及二鼓遮得其夜巡符驗潛令陳率兩分之一則
掩殺得脫於嘉定之許總兵一則斧承恩門而入承恩
聞變踰垣縋城而出於所置塘撥得弓刀衣履及二人
二馬以行午後抵榮經聞者以爲將屠之也皆失魄走
及見其後無繼者復相慶曰更生騎止此耳內難果作
矣於是相率尾之至縣署見承恩無一語語令俱獨步
堂皇作咄咄狀甚暑刀不去身且令隨行卒登樓北望

初逆成敗其黨李赤心等降於楚撫何騰蛟居其部下
皆受封爵後騰蛟敗遂入蜀及朱容藩說以立功赤心
等俱受其節制而處於夔府之建始縣後惑於文安之
之說乃入西山分地而居及虎至劉體純等雖許之而
詞禮甚倨度可望不足以制之也雖云受命其實自耕
自食不與外通猶如故

九年壬辰正月劉文秀還雲南畱白文選守嘉定劉鎮
國守雅州三月 本朝大兵至成都守將林時泰楊先
志迎□殺時泰以其初降復遁也長驅至嘉定文選棄

城東下由水寧鎮國挾曹勳由大渡河皆奔雲南大兵
入城民皆安堵故西南巡撫范文英昇至嘉定見固山
及吳三桂歸旅館賦詩一絕至夜仰藥死文英自袁武
殺展已入山不治事至是不得已乃出時 本朝口將
王明德潛師入茂州執總兵朱化龍而川北巡撫詹天
顏及曹洪亦兵敗被執相繼至嘉定不屈皆斬之大兵
之發保寧也總兵盧光祖亦率師東下至重慶可望川
東諸守將悉遁去盡有其地八月文秀率眾由水寧趨
敘府 本朝守將馬化豹等欲俟其至城下擊滅之須

史文秀擁諸攻具登城被殺者山積於城下猶不能克
後城門爲象所壞文秀遂得入化豹巷戰久之所殺甚
眾猶逸去是日文選亦取重慶總兵盧光祖引還固山
及吳三桂以嘉定遠在東南孤立無援亦返旆保寧文
秀乘勢率眾數萬至保寧營於錦屏山我兵出營於城
外且畱浮梁以誘之數日文秀悉眾濟河斷浮橋欲急
攻城我兵迎戰於盤龍山下良久文秀大敗遁者又阻
於河遂全軍皆沒惟文秀與張黑神等數百人賴浮象
而免文秀之北上也約文選會攻保寧旣而文秀驕甚

不俟其至故及於敗後文選至順慶見長髮浮尸已蔽
江而下乃奔還重慶十月文秀將卒守川西川南者聞
其敗皆遁去久之可望始合狄三品等鎮嘉定時嘗□
吉王學祐等乘閒竊發於其雅之徐村而峨嵋羅矮子
等亦相繼面起□二品等擊平之未幾黎州馬土司亦
截殺其將於大渡河

十年癸巳正月十五日狄三品賀天雲率精騎數□襲
黎州土司取之時土軍以元宵張燈樂飲守隘者亦□
三品等□猶不知遂擒土官馬□殺之及其妻子剿殺

州說承裔反承裔既舉事卽馳攻嘉定城中賈副將及陳建設守賊不能克而還又分兵夜襲新津倉卒不及戰馬匹俱被掠九月巡撫遣將擊承裔於洪雅不利十一月川北總兵楊某赴援擊賊於邛州其戎旗下百餘騎深入賊陣不得出須策應楊以爲敗沒也遽引還賊因象勢乘之騎潰圍得出者十之二三未幾提督鄭蛟麟亦於邛州不利然賊亦疲於奔命矣

十八年辛丑正月總督李國英自川東來援駐嘉定督提鎮鄭蛟麟王明德等攻之屯於洪雅賊未經挫衄益

驕且恃中途竹箐關及對岸土地柯之險以爲固設關門各以數十人守之有警則舉礮爲號以赴救而失險則礮倍之明德知之以重賞購洪雅人羅大雄劉四兩人爲鄉導得岐徑可以繞出關後明德乃令毋得譏訶行人賊聞諜往往假貿易以出入凡有舉動輒知之賊深幸以爲得計三月二十日明德下令曰二十六日破關滅賊賊聞之計曰道里相當我以是日援之亦足以達但恐爲此虛聲則邛州甚可慮乃益發卒戍之至二十二日薄暮明德令城門不得出人遂乘夜發兵銜枚

趨竹箐關黎明抵關下賊方憑險相拒而明德已出關
後反擊之賊潰走惟三賊不去鬪死礮不及發對岸者
望見發之亦遁承裔等聞之知中計乃縱火棄城南走
榮經縣居民亦竄去我兵次日入城搜牢餘黨綏輯流
移畱五日明德等整勵士伍追賊而賊已北還欲掩我
兵不備四月初一日遇於八步石道險仄不利馳驅乃
俱舍馬步鬪自巳至申賊麤戰不退我軍番休賊飢渴
不支其象反走自踐其眾賊遂大潰散走我軍追殺至
榮經而承裔功成有功皆脫身遁去餘眾悉降川南平

象尋死中有礮子矢鏃二三斗皮骨齒牙百餘人舉之不能盡旋獲承裔於黎州山谷朔總督班師以承裔歸斬於重慶功成有功皆爲僧尋捕得相繼伏誅秋馬湖松潘蠻先後叛皆討平之

康熙元年壬寅冬總督李國英引兵東下經略西山事宜時從征邊兵以國英解三邊軍務專督四川皆思歸國英諭以俟平西山乃聽還眾皆喜於是進取夔府時賀珍據大寧縣袁宗第據大昌之茶園坪劉體純據巫山之老木孔及巴東縣郝搖旗據大昌縣王光興據建

始縣及施州衛拓天寶馬騰雲據竹山房縣李赤心養子來亨據茅麓山寨

二年癸卯春大兵至大昌之大田壩與賊戰大敗之郝搖旗等棄城遁遂取大昌又使遊擊陳福襲取茶園坪袁宗第郝搖旗及其眾皆棄妻子走福擄之而歸遂取巫山賀珍以大寧降後總兵梁加琦遊擊趙虎臣等擊劉體純於三會鋪不勝其後湖廣董提督欲自專其功不俟秦蜀會兵先擊李來亨亦失利而還於是乃議題請禁旅九月來亨糾合羣賊劉體純拓天寶馬騰雲袁

宗第郝搖旗等圍巫山時城外雜樹梅花椿賊不得薄城日挑戰國英不出賊乏糧遁去我兵追之獲宗第搖旗械至京斬之

三年甲辰正月大兵攻老木孔賊將羅茂同率眾斬關來降劉體純自焚死拓天寶馬騰雲皆赴楚降於是滿漢三省大兵圍李來亨於茅麓山山三面陡絕惟後有小徑可登鄒蛟麟引兵襲擄之長圍四合賊自是若處樊籠矣時蔚至萬縣聞之先是己亥蔚入成都圖歸未得三四年閒行蹤萍梗有彭公文煒以保寧別駕署成

都府篆於上年春聞蔚歸志未遂馳役洪雅邀蔚同歸
會陞任襄陽將發蔚乃往拜母塋兼與妹言別於正月
初三日同自依寧放舟東下時楚蜀之間賊壘猶存至
是聞此克捷甚喜然追憶前事悲感之來不啻巫峯等
高瞿塘比深也二月十五日達新灘爲楚境未至三十
餘里已聞江水隱隱作雷聲與江干鐵馬金戈爭壯及
至而洶湧之勢怖心奪目且大石隱見水面長年以舟
穿罅行灘如雪山陡削數丈蔚舟直下如墜而著石有
聲水急於矢而舟乃不動後至者瞬息數里矣水已及

滕眾倉皇失聲已而自分必死舟忽回向北岸舟子極力十餘櫂乃沈於石罅雖身外了無長物而人無死者天以湍迅如矢之水而能尼之不行且向岸豈非天哉三月抵襄陽留於署齋九月聞李來亨自焚死數十年通寇遂無噍類蕩蕩平平普天稱快今乙巳五月蔚發自襄陽載愁千斛及里門在望竊謂二十四載之流離七千餘里之睽隔一旦復聚首於骨肉之前亦不幸中之幸而曠世之異聞也豈期王父復盍公久已卽世兄祉繁亦不祿止遺孤姪啟亮僅爾子立廬產藜尚婚媾

寒盟家中情狀曾不減於蜀道難仰天長號益不知其
淚之盈盈下也不肖蔚驚魂甫定百務未遑乃蒙諸年
伯先生垂唁兼詢與難始末蔚謹自壬午歲先君子赴
任以迄甲辰年蔚出蜀又次年歸里事錄成蜀難敘略
如右以代口陳載筆傷心一字一淚其間滄桑塗炭之
情狀誠有絕無僅有者耳目所及舉不敢遺以備省覽
昔於乙巳七月蔚初歸述此於諸先
生時後有負托渝盟情節今不載

蜀難敘略

諸先生跋

閬園老人李明睿

造華陽君及吾門忠義之氣見於眉宇余固知其大節
皎皎衛河山而貫日星矣一旦身殉孤城孀婦弱子顛
連困躓於峨嵋天半閱二十餘年藐孤猶幸生還雖曰
天命豈非忠義之報哉披讀范仲闇所作傳及豹文所
述蜀難始末不禁泣然淚下君不負社稷乃有忍負君
子豹文者亦獨何心與

息齋老人金之俊

身事分世
華陽公以孤城循牧城亾與亾卽古張許英烈藎以過
之乃天佑忠嗣萬死一生讀其敘略及華陽公傳令人
歔歔泣下然則與公夙締朱陳突因事變乘隔者宐如
何恤其後人以庶幾慰忠魂而協輿論哉

梅村吳偉業

華陽公殞首孤城精忠貫日內江范仲闇傳之詳矣有
子閒關萬死人材警拔敘述躋難情詞淒動雖行道爲
之哽咽而況其親舊乎萬里兵戈消息中斷禮有經權
而恩惟終始亦在處之得其道而已傳曰使死者復生

生者不愧於其言若以藐諸單子而棄之如遺吾輩當
執筆而操其後也

西廬老人王時敏

華陽公英風烈節真可不愧張許此實稟天地之正氣
爲一代光華非獨梓里分榮已也令嗣豹文睽隔廿年
閒關萬里翩然忽返故鄉且以殉節流離始未勒成敘
略使先公忠義大節炳煥如揭日月而材器俊爽論議
激昂晤對益令人心折夫忠義之事卽千載而上史書
見之猶當追慕歎仰况血蔭現枉芳烈常新而可以存

亾易心乎聊附數言於諸老之後用爲世勸

長源王發祥

識岱老年兄時方在弱冠荷爲忘年交公車握手情逾
同氣意義侔儻至今猶夢寐也聞華陽殉難烈同愷臬
輒爲西州之慟二十五年後今復見豹文神宇朗秀如
見岱兄又不覺欣戚交集矣所陳蜀中流落及諸公接
引盛心不勝感歎況盟切薦蘿者哉緝贈想有同心義
扶應有竝激也

枚菴張王治

年友沈華陽以忠肝烈膽殉難蜀疆至今言之凜凜有
生氣其少子豹文匍匐聞關萬死一生復歸故土豈非
忠義之報耶披覽敘略及內江范公所作傳真一字一
淚凡與華陽公有交者當思所以慰死安生可也

襄威吳國杰

岱翁年兄筮仕蜀中旋遭寇難致命慘烈千古未有西
望長號輒爲淚盡春初忽聞令似豹文言旋不勝欣幸
盼望牛載始得歸里晤對之際言辭慷爽儀采俊拔如
觀岱翁生平拜讀敘略一字一血真邪夢邪悲極而繼

以喜不禁涕泗之如雨也但今豹文萬里間關廿年辛
苦艱難子立殊可酸鼻卽行路聞之猶爲哽咽況葭莩
骨肉之戚乎人心不泯清議猶存幸各勉之

浣心孫以敬

沈岱老年兄作令華陽職在治民無詰戎之責乃能嬰
城血戰力盡被執不屈而死英風浩氣與顏平原爭烈
矣展讀敘略一字一拜其少子豹文髫年隨任壯齡始
歸閒關萬里備嘗險難抵家之後城郭人民俱非故物
誠曠代希有之事亦人生極慘之遭也吾輩忝附譜末

心長力短方切 痛況有朱陳之約者乎勉圖報塞以
慰良友於地下可耳

魯岡吳克孝

沈岱老身殉蜀難英風勁節照耀千古二十餘年而令
似歸里相對真如夢寐至於葭葦之好猶應思所以慰
死全生幸無使局外之人持清議於後也

如石毛天麒

華陽公爲國捐軀英風義烈爭光日月少子豹文兄跋
涉萬里得返故鄉一綫幸畱天之報施當不爽也且眉

宇英拔不減岱翁手采晤對間不禁悲喜交集況其親
舊而可棄之如遺乎諒必有以自處也

大可錢廣居

華陽公文章忠義卓乎千古捐軀殉難罵賊而亾烈比
睢陽實不多讓鄙心仰企怒焉久之今賢似豹文兄閒
關萬里還歸故鄉袖出蜀難敘略讀之真江河爲淚不
足當賈生之痛也況其親故而可以存亾易心乎清議
具在勉旃是望

西蜀汾又郭奎光

華陽沈父母危城死守罵賊捐軀其殉節事甚偉吾鄉
范仲闇先生向爲作傳序致生動字挾風霜發潛德之
幽光誅姦諛於旣死不意百世後復見張中丞段太尉
一流人公眞不死或豹文自述蜀難紀略附於傳後中
閒敘其奉母避難瑣尾流離情狀如讀陳情楚些不自
知其涕之無從也兵戈擾攘萬里窮途艱難險阻備嘗
之矣古聖賢動心忍性正在此日況純忠之後尤爲天
之所眷顧乎豹文勉之

櫟下老農周亮工

岱來年兄與余有同門之騷居平慷慨自許至性過人
惟余知之最深會公遠令華陽值海宇分崩消息中斷
人籍籍傳公義烈不愧張許每念故人西向揮淚乃二
十餘年後令似豹文於劫灰之餘萬里生還非天佑孤
忠幾何不爲崑岡之玉也內江范仲闇作華陽傳危言
激論明目張膽如見公之平生吾謀適不用莫謂秦無
人國家事不可爲正坐此耳豹文蠻瘴崎嶇危而獲濟
亦可見公之忠義八蜀人之深雖當救死扶傷之日猶
存同舟共濟之意則忠義之食報不既遠乎不禁三歎

而書於其後

蜀雅文略跋

六
一
那
不
足
為
據
情

